

中国现代乡土·乡风·乡情小说精品

乡怨

顾问 刘绍棠 冯健男 许怀中

主编 贾玉民 纪桂平
中原农民出版社

《乡风》 编著：纪桂平 纪捷
《乡情》 编著：郁建生 谭天 高晓燕
《乡恋》 编著：郑岗岭 杨雅萍
《乡怨》 编著：刘静 晓丰
《乡魂》 编著：张玉枝 贾丽丽
《乡野喜剧》 编著：王萍 宋嘉新
《乡野烈火》 编著：杨靖敏 李邦儒



编辑说明

20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还是以农民为人口主体的农业社会。中国现代作家的大多数都是农民的儿女。他们写自己的乡邦，写辛勤耕耘的乡村父老的“乡土文学”——其中主要又是小说——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盛事。乡土文学不仅是农村变革的历史记录，亿万读者获得美感的源泉，也是研究中国传统风俗的宝库。

因此，多年来，研究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著作陆续出版。然而，遗憾的是，比较完备的乡土小说集子却未出现。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使读者套书在手，数十年间乡土小说精华尽揽眼底，我们编纂了这套书。

关于本套书的体例，作几点说明：

一、本世纪初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尚未出现，因此，本书所选范围自“五四”时期至4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限于篇幅并顾及读者购买与阅读的便利，所选作品除《阿Q正传》、《李有才板话》、《声价》等少数中篇外，均为短篇小说。

二、这套书所选作品，主要依据对其思想艺术水平的综合

考察，参考其问世以来在读者与学术界的反映情况。有的作家毕生致力于乡土小说的创作，如赵树理、孙犁等，其作品又几乎全属“精品”，我们只好选其最有代表性的几篇。

三、根据中国现代文学各种严肃选集的通例，这套书所选作品一般都保持初发表时的原貌。比如，在20~40年代，“的”、“地”、“得”三个助词的使用在有的作品中并不十分严格（像《阿Q正传》中写阿Q“便手舞足蹈的说”，“细细的排起来”等）；有的还在表示所属关系时使用助词“底”（像《罗大斗底一生》中写罗大斗“是在父亲底娇纵，和母亲底恶毒的鞭笞、咒骂下面长大的”）；有的作家常使用“伊”字代“她”（像《烛焰》中写：“伊是伊的父母惟一的女儿，伊没有姊妹，伊没有兄弟……”）；有的作品“吧”“罢”、“作”“做”、“蛮”“满”、“么”“末”“嘛”“吗”、“啊”“阿”“呵”、“甚”“什”、“顽”“玩”等用法不分；有的句法、标点用法也不符合今天的规范，但为了保留其历史本来面貌，我们一般都未加改动。

四、除鲁迅的作品之外，我们对入选作品也据不同版本作了必要的校订。有的作者生前对作品已有修改，而且更加完美的，则采用了其修改本。对繁体字、异体字，一般均改为规范的简化字和通用字；凡属明显的错、别字，或缺字、赘字、颠倒等文字与标点的讹误，则予以订正。比如当时许多作者“混”“浑”、“那”“哪”、“愣”“楞”、“到”“倒”不分，有的自造“喽”“杀”等字，我们都予以改过，以方便读者阅读。

五、该套书依照作品内容，分类编为7册。每册中又据作品内容方面最突出的特征，分为若干组。每组加一标目，以更醒目；每组中作品按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当然，每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往往是多方面的，各册之间、每册的各组之间的内容

往往是互相交叉的，现在的分册、分组和对每组作品所加的标目，因此很难十分准确（有的顾问也曾提出过建议），作为一种尝试，有待今后修订。

六、为了便于广大青少年读者了解小说的历史背景，更好地理解其思想内涵与艺术特色，在每篇作品后均附一简短的“提示”，对作者与作品作一介绍。每册后附一“后记”，对该册内容加以综合性概括、说明。为使这套书7册可分可合，所以凡一个作家在每册第一次出现时，都在该作品的阅读“提示”中予以介绍。各册对同一作家的介绍则保持一致。

七、“乡土小说”作者多、作品多，我们在编选中虽力求全面、公正，但由于每册篇幅所限，或为了兼顾各历史阶段、各位有一定影响的作者均有作品入选，也许使有的优秀之作未能选入；“提示”和“后记”由多人分工撰写，水平和风格难免参差不齐，这些也请读者谅解。

这套书的编纂工作始终得到了一些作家、专家的支持、指导，得到了出版社领导和三位责任编辑的重视与支持，他们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贾玉民 纪桂平

1996年5月5日

序

刘绍棠

文学史家考证，1926年张定璜评论鲁迅先生的创作，称之为乡土小说，于是创立了“乡土文学”这个名词。屈指算来，到现在已经70年了。

但是，我认为乡土文学的确定，还是从鲁迅先生1935年3月2日写讫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算起。

鲁迅先生在这篇序言中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许钦文自名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为《故乡》，也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自招为乡土文学的作者。”“看王鲁彦的一部分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似乎也是乡土文学的作者。”

于是，独具一格的乡土文学，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流派，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虽然，鲁迅先生对于乡土文学的创作特点并没有进行规定性的论述，但是通过他对蹇先艾和裴文中的具体作品的概括，也透露出他对乡土文学作品的题材和笔致，以及乡土文学作者的胸臆的明确观点。鲁迅先生概括蹇先艾的《水葬》是“展示

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对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裴文中的《戎马声中》是“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他们的作品，又都“隐现着乡愁”。因此，鲁迅先生已将乡土文学的特点勾勒了初步的轮廓。

结合鲁迅先生致陈烟桥的信中所阐述的论点，可以说鲁迅先生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性，为乡土文学指引了正确的方向。

鲁迅先生不仅为中国乡土文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早已是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开拓者。

他的小说《孔乙己》、《风波》、《故乡》、《阿Q正传》、《社戏》、《离婚》和《祝福》，不但写的是绍兴地方的农民生活，而且写出了富有地方色彩的绍兴农村的风土人情，是中国乡土文学创作的不朽丰碑。

时代影响作家，生活支配创作。战乱的岁月，动荡的生活，作家们或投身战斗，或辗转流徙；创作是战斗的武器，至少是不平则鸣的呼叫。因而1949年以前，直到全国革命胜利以后，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更侧重于革命内容和政治需要，对于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则顾不过来或作为陪衬。然而，写出传世之作的作家，浓郁的地方色彩又是他们的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乡土文学这一支中国文学的水脉，好像在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中变成了一股若隐若现、似有似无的潜流。

事实上，潜流状态的乡土文学被注入了革命的血脉，加强着艺术的魅力。我们回顾这数十年间的许多作家的作品，不管他们是否承认自己是乡土文学作家，甚至不愿把自己的作品归类于乡土文学范畴，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作家的作

品充实和丰富了乡土文学。其中，尽管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革命性不足，在当时曾经遭到非议，但这些作品的高度艺术性，仍然是我们今天发展和繁荣乡土文学创作所应当借鉴和继承的艺术财富。

1979年以来，极“左”的文艺政策逐步得到纠正，被压抑的文学创作生产力得到解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方针，不仅应该指导经济建设，也同样应该指导文学建设。适逢其时，我才站出来呼唤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的乡土文学，并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宣传活动，为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乡土文学抛砖引玉。

鲁迅是中国乡土文学的创始人，我不过是乡土文学的后来者。

“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这是我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四项基本原则。

满怀感恩戴德的孝敬之心，为我的粗手大脚的乡亲父老画像，以激情的热爱灌注笔端，描写我的家乡——京东北运河农村那丰富多彩而又别具一格的风土人情，为家乡的后辈儿孙留下艺术化的历史写照，同时也使外地人，甚至外国人，通过我的小说，了解我的家乡，喜爱我的乡土，这便是我今生文学创作活动的最大野心，也是我实践鲁迅先生上述创作思想的志愿。

乡土文学不能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它要继承和守真，更要发展和革新。我不断对自己的乡土文学小说提出新的要求：城乡结合，今昔交叉，自然成趣，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因此，开采要广，开掘要深，并且从民俗学和社会学中汲取营养。

乡土文学创作，很难一炮打响，一举成名，这就要耐得寂

寞，不可急功近利。应该充满自信，矢志不渝，而又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乡土文学创作要求作家深深扎根泥土，与农民在思想感情上血肉相连，关心农村社会的动态和参加农村社会的变革。乡土文学创作必须学习、掌握和运用生动、活泼、形象、含蓄、优美的农民口语，也要求作家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借鉴、吸收、溶化外国文学之精华。乡土文学更需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对乡土文学抱有偏见的人，由于浅薄无知，武断专横地认为，乡土文学是保守封闭的小农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学创作上的反映，进入21世纪，必然走向衰落消亡，为时尚新潮的作品所淘汰和取替。有些故步自封的乡土文学作家，守旧排外而不知推陈出新，不敢吃“羊肉”变人肉，不愿吃“羊肉”变人肉，不会吃“羊肉”变人肉，营养不良便要枯萎凋谢。

乡土文学不能画地为牢。必须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是在宏观照应下所进行的微观艺术创作。我所主张和致力的乡土文学，乃是纳百川于大海，大而化之的乡土文学。

此即大乡土文学观。

只有在大乡土文学观主导下写出的乡土文学作品，才能在21世纪立于不败之地。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于中国之活动有利。”（鲁迅1934年4月19日致陈烟桥的信）这永远是中国乡土文学的灵魂和指针。

中原农民出版社几年来坚持出版乡土文学书籍，现在又要出版由贾玉民、纪桂平二同志主编的《乡土·乡风·乡情小说精品》。这套书全面展示了“五四”后30年乡土小说的精华，并

且分类成册，每篇后附有简明扼要的“提示”，以便于读者鉴赏，我认为对于发扬鲁迅先生开创的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繁荣当今文学创作，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预祝这套书的成功，并且希望将来有“续编”出版。

1996年3月

目 录

编辑说明.....	(1)
序.....	刘绍棠 (1)
祝福.....	鲁 迅 (1)

挣扎在生与死的夹缝中

偏枯.....	王思玷 (19)
人间.....	潘漠华 (26)
石宕.....	许钦文 (36)
沉船.....	王统照 (42)

酷烈的兵灾匪祸

一只破鞋.....	徐玉诺 (58)
瘸子王二的驴.....	汪敬熙 (69)
徐州旅馆之一夜.....	蒋光慈 (80)
新坟.....	台静农 (93)
贼.....	许 杰 (100)
牛车上.....	萧 红 (120)
兽道.....	沙 汀 (132)

丰收也成灾

春蚕.....	茅 盾 (143)
---------	-----------

丰收.....叶 紫 (167)

南洋淘金梦的幻灭

归家.....洪灵菲 (212)

租债重轭下的呻吟

多收了三五斗.....叶圣陶 (224)

坛子.....李健吾 (234)

荤烟划子.....刘祖春 (245)

鹭鹭湖的忧郁.....端木蕻良 (254)

生人妻.....罗 淑 (266)

逼.....屈曲夫 (284)

猴子拴.....臧克家 (300)

在侵略者的铁蹄下

一杆“秤仔”.....赖 和 (309)

无处申冤.....陈虚谷 (320)

马泊头.....青 苗 (336)

水牛.....杨 逵 (350)

壮 丁 难

牺牲.....白 朗 (357)

弥月礼.....王西彦 (375)

一个秋天晚上.....沙 汀 (390)

塔影.....刘澍德 (405)

后记..... (417)

祝 福

鲁 迅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辈，应该称之曰“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未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胖了”，说我“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

讲理学的老监生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监生是国子监生员的简称。国子监原是封建时代中央最高学府，清代乾隆以后可以通过援例捐资取得监生名义，不一定在监读书。

新党 清末戊戌变法前后对主张或倾向维新的人的称呼；辛亥革命前后，也用来称呼革命党人及拥护革命的人。

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寿”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事理通达心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运动的领袖。

朱拓用银朱等红颜料从碑刻上拓下的文字或图形。

陈抟据《宋史·隐逸列传》载：陈抟是五代时人，因科举不第，先后隐居武当山和华山修道。后人把他附会为“神仙”。

《近思录》是一部所谓理学入门书，宋代朱熹、吕祖谦选编，清初茅星来和江永分别为它作过集注。《四书衬》是一部解说“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书，清代骆培著。

走了。

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不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 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豫在这里与“预”相通。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阿！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蹰，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话委实该负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说不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炖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

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
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我问。

“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不必仰仗我自己的“说不清”和他之所谓“穷死的”的宽慰，心地已经渐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